



One Hundred  
Classic Works of the  
World Literature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 基度山伯爵



1



人民文学出版社

# 基督山伯爵

[法] 大仲马 著  
木心 苏玲 译

(一)

大众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基度山伯爵 / (法) 大仲马 (Dumas, A.) 著; 木心, 苏玲译.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1999.6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ISBN 7-80094-714-9

I. 基… II. ①大… ②木…③苏…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5042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100021)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华龙印刷厂印刷

\* \*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47.875 字数 1146 千字

1999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

# 目 录

## (一)

第 一 章	船抵马赛 .....	1
第 二 章	父与子 .....	12
第 三 章	迦太兰村 .....	21
第 四 章	阴谋 .....	34
第 五 章	订婚宴席 .....	42
第 六 章	代理检察官 .....	58
第 七 章	审问 .....	71
第 八 章	伊夫堡 .....	83
第 九 章	订婚之夜 .....	94
第 十 章	土伊勒里宫的小书房 .....	101
第 十 一 章	科西嘉的魔王 .....	111
第 十 二 章	父与子 .....	121
第 十 三 章	百日 .....	130
第 十 四 章	二囚徒 .....	139
第 十 五 章	三十四号和二十七号 .....	151
第 十 六 章	一位意大利学者 .....	168
第 十 七 章	长老的房间 .....	181
第 十 八 章	宝藏 .....	206
第 十 九 章	第三次发病 .....	221

第二十章	伊夫堡的坟场	233
第二十一章	狄波伦岛	239
第二十二章	走私贩子	251
第二十三章	基度山岛	260
第二十四章	神奇的景观	270
第二十五章	陌生人	280
第二十六章	邦杜加客店	288
第二十七章	往事的追述	305
第二十八章	监狱档案	322
第二十九章	摩莱尔父子公司	330
第三十章	9月5日	344

## (二)

第三十一章	意大利：水手辛巴德	363
第三十二章	苏醒	390
第三十三章	罗马强盗	397
第三十四章	露面	429
第三十五章	锤刑	457
第三十六章	罗马狂欢节	473
第三十七章	圣·西伯斯坦的陵墓	493
第三十八章	约会	513
第三十九章	宾客	522
第四十章	早餐	546
第四十一章	介绍	560
第四十二章	伯都西奥先生	576
第四十三章	阿都尔别墅	582
第四十四章	为亲复仇	591
第四十五章	血雨	615

第四十六章	无限透支	629
第四十七章	灰斑马	645
第四十八章	思想意识	660
第四十九章	海蒂	674
第五十章	摩莱尔一家人	680
第五十一章	巴雷穆斯和狄丝琵	691
第五十二章	毒药学	705
第五十三章	《恶棍罗勃脱》	725

### (三)

第五十四章	公债的起落	747
第五十五章	卡凡尔康德少校	761
第五十六章	安德里·卡凡尔康德	775
第五十七章	幽会	790
第五十八章	诺梯埃·维尔福先生	804
第五十九章	遗嘱	814
第六十章	急报	824
第六十一章	如何驱逐睡鼠	836
第六十二章	鬼	848
第六十三章	晚餐	858
第六十四章	乞丐	870
第六十五章	夫妇间的一幕	881
第六十六章	婚姻计划	893
第六十七章	检察官的公事房	905
第六十八章	夏季跳舞会	919
第六十九章	调查	929
第七十章	跳舞会	941
第七十一章	面包和盐	952

第七十二章	圣·米兰夫人 .....	958
第七十三章	诺言 .....	972
第七十四章	维尔福的家墓 .....	1004
第七十五章	陈述书 .....	1015
第七十六章	小卡凡尔康德的进展 .....	1029
第七十七章	海蒂 .....	1042
第七十八章	亚尼纳来的消息 .....	1065
第七十九章	柠檬水 .....	1088
第八十章	控诉 .....	1102
第八十一章	一位退休的面包师 .....	1109

#### (四)

第八十二章	夜盗 .....	1131
第八十三章	上帝的手 .....	1147
第八十四章	波香 .....	1155
第八十五章	旅行 .....	1163
第八十六章	审问 .....	1176
第八十七章	挑战 .....	1190
第八十八章	侮辱 .....	1198
第八十九章	夜 .....	1209
第九十章	相会 .....	1218
第九十一章	母与子 .....	1231
第九十二章	自杀 .....	1239
第九十三章	凡兰蒂 .....	1249
第九十四章	认罪 .....	1257
第九十五章	父与女 .....	1269
第九十六章	婚约 .....	1278
第九十七章	去比利时 .....	1289

第九十八章	钟瓶旅馆 .....	1295
第九十九章	法律 .....	1308
第一〇〇章	显身 .....	1319
第一〇一章	赤练蛇 .....	1327
第一〇二章	凡兰蒂 .....	1334
第一〇三章	玛西米兰 .....	1340
第一〇四章	邓格拉司的签字 .....	1350
第一〇五章	坟场 .....	1363
第一〇六章	分享 .....	1378
第一〇七章	狮窟 .....	1395
第一〇八章	法官 .....	1404
第一〇九章	开庭 .....	1415
第一一〇章	起诉书 .....	1423
第一一一章	抵罪 .....	1432
第一一二章	离开 .....	1441
第一一三章	往事 .....	1456
第一一四章	庇庇诺 .....	1470
第一一五章	罗杰·范巴的菜单 .....	1481
第一一六章	饶恕 .....	1489
第一一七章	10月5日 .....	1496



# 第 一 章

## 船 抵 马 赛

1815年2月24日，在避风堰了望塔上的守望者，看见了从士麦拿经过的里雅斯特和那不勒斯来的三桅大帆船埃及王号。了望塔随即发出了讯号，并派出一位领港，绕过伊夫堡，在摩琴岬和里翁屿之间上了船。

圣·琪安堡的阳台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在马赛，一艘船的进港始终是一件大事，尤其是像埃及王号这样的船，船主是本城人，而船又是在佛喜船坞里建造装配的，这就更吸引人们的注意。

船渐渐驶近。它已安然通过了卡拉沙林屿和杰罗斯屿之间由几次火山爆发所造成的海峡，绕过波米琪，驶近港口。船上扯起中桅的上帆，前桅的三角帆和纵帆，但它驶得是那樣的缓慢和无精打采，以致那些在看热闹的人似乎感觉到了什么不幸的预兆，互相探问船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情。可是那些对航海有经验的人却清楚地看出，假如真的发生了意外的话，那一定与船的本身无关。因为从各方面来

看，它并无丝毫失去操纵的征象。领港正驾驶着埃及王号通过马赛港狭窄的进口。在领港的旁边，有一个青年打着迅速的手势，用他那敏锐的目光注视着船的每一个动作，并复述领港的命令。

弥散在看客中的那种漠然的不安终于使其中的一位忍耐不住了，他来不及等帆船入港就跳上一只小艇向前迎去，那只小艇在船到里瑟夫湾对面的地方靠拢了埃及王号。

船上的那个青年看见他过来，就脱下帽子，离开领港走到船边。他是一个身材瘦长的青年，年约十九、二十岁的样子，有一对黑色的眼睛和一头乌黑的头发；外表显得极为镇定和坚毅，那种镇定和坚毅是只有从小就经历过风险的人才具有的。

“哎！是你吗，邓蒂斯？”小艇里的人喊道。“怎么回事？你们船上为什么显得这样丧气？”

“太不幸了，摩莱尔先生！”青年回答说，——“真是太不幸了，尤其是对我！在契维塔·韦基亚附近，我们失去了我们勇敢的船长黎克勒。”

“货呢？”船主焦急地问。

“货都安全，摩莱尔先生，我想那方面你是可以满意的。但可怜的黎克勒船长——”

“他怎么了？”船主带着得救的神气问。“那位可敬的船长怎么了？”

“他死了。”

“是掉在海里了吗？”

“不，先生，他是得脑膜炎死的，临终前痛苦极了。”然后他转过去对船员喊，“全体注意了！准备下锚！”

大家都遵命行事。船上一共有八到十个海员，都同时行动起来，有的奔到大帆的索链那里，有的奔到三角帆和上帆

的索链那里，有的则去管理转帆索链。那青年水手环顾了一下甲板，看到他的命令已迅速确实地执行，就又将脸转向船主。

“这件不幸的事是怎么发生的？”船主等了一会儿之后，又重新抬起话头。

“唉，先生！完全没有想到。黎克勒船长在离开那不勒斯以前，曾和那不勒斯港务长谈了很久。开船的时候，头部就觉得极不舒服。二十四小时以后，他就开始发烧，三天以后就死了。我们照惯例海葬了他。我们把他缝裹在吊床里，头尾放了两块三十六磅重的铅，就葬在艾尔及里奥岛外。他也可以安心长眠了。我们把他的佩剑和铁十字荣誉章带了来留给他的太太做纪念。船长这一生总算也不虚度了。”青年的脸上露出一个忧郁的微笑，又说，“他和英国人作战了十年，到头来仍能像人那样死在床上。”

“爱德蒙，你知道，”船主回答，他显得更放心了，“我们都是凡人，老年人终究要给青年人让路。不然，你看，青年人就无法升迁了呀，而且你已向我保证货物——”

“货是安好的，摩莱尔先生，相信我好了。这次航行我想你至少可赚二万五千法郎呢。”

这时，船正在经过郎德塔，青年喊道：“注意，准备落上帆，纵帆，三角帆！”

他的命令立刻被执行，犹如在一艘大战舰上一样。

“落帆！卷帆！”最后那个字刚说完，所有的帆都落了下来，船只几乎觉察不到是在向前移动了。

“摩莱尔先生，现在请你上船来吧，”邓蒂斯说，他看到船主已经有点着急，“你的押运员邓格拉司先生已走出船舱，他会告诉你详细情形的。我还得去照顾下锚和给这只船挂丧。”

船主立即抓住邓蒂斯抛给他的一条绳子，像水手一样敏捷地爬上船边，那青年去执行他的任务，把谈话的机会留给那个他称为邓格拉司的人。邓格拉司正向船主走来。

他约莫有二十五、六岁，天生一副谄上傲下，不讨人喜爱的脸孔。他上船担任押运员本来就惹水手们讨厌，但除了工作上的关系外，他个人的作风也是惹人讨厌的一个因素，他被船员所憎恶的程度，如同爱德蒙·邓蒂斯被他们所爱戴的程度。

“摩莱尔先生你听说我们所遭到的不幸了吧？”邓格拉司说。

“唉，是的！可怜的黎克勒船长！他不愧是一个勇敢而又诚实人！”

“而且是第一流的海员，是在海与天之间长大的——能担当摩莱尔父子公司的这种重要事业的最适当的人选。”邓格拉司回答。

“可是，”船主一边说着，眼光却盯在那边正在指挥下锚的邓蒂斯身上，“在我看来，邓格拉司，一个水手要懂得他的职务，实在也不必像你所说的那样的老海员才行，你看，我们这位爱德蒙朋友，不需任何人的指示，似乎也完全称职了。”

“是的，”邓格拉司向爱德蒙扫了一眼，露出憎恨的目光说，“是的，他很年轻，而年轻人总是自信心太强。船长还没有断气，他就竟自发号施令起来，跟谁都不商量一下，而且还在爱尔巴岛耽搁了一天半，并不直航回马赛。”

“说到他负责这只船的指挥权，”摩莱尔回答，“他既然是大副，这应该是他的责任。至于在爱尔巴岛耽搁了一天半的时间，是他的错误，除非这只船需要修理。”

“这艘船就像你我一样的毫无毛病，摩莱尔先生，那一

天半的时间完全是浪费——只为了要去岸上玩玩，别无他事。”

“邓蒂斯！”船主转过身去喊那青年，“到这儿来！”

“等一下，先生，我就来。”邓蒂斯回答，然后他对船员喊道，“下锚！”

锚立刻抛下了，铁索擦过舷眼发出刺耳的噪声。领港虽然在场，邓蒂斯还是恪尽职守，直到完成这项工作，然后他又喊：“下旗，把旗藏好，放斜帆桁！”

“你看，”邓格拉司说，“他差不多已自命为船长啦。”

“嗯，事实上，他也是个确是的。”船主说。

“不错，但还需你和你的合伙人签字才行，摩莱尔先生。”

“那并不难。”船主说，“的确，他很年轻，但依我看，他似乎已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海员了。”

邓格拉司的眼前浮过一片阴云。

“对不起，摩莱尔先生，”邓蒂斯走过来说，“船现在已经停妥，我可以听您吩咐了。刚才是您叫我吗？”

邓格拉司退后了两步。

“我想问问你为什么要在爱尔巴岛停泊？”

“究竟为什么我也不太清楚，我只是执行黎克勒船长的最后一个命令而已。他在临终的时候，要我把一包东西送给柏脱兰元帅。”

“你见到他了吗，爱德蒙？”

“见到谁？”

“元帅。”

“见到了。”

摩莱尔看了一下四周，然后把邓蒂斯拖到一边，突然说：“皇上（指被囚居于爱尔巴岛上的拿破仑）近况如何？”

“从外表上看，身体非常健康。”

“那么你见到圣上啦？”

“我在元帅房间里的时候，他自己进来的。”

“你和他讲了话吗？”

“是他先跟我讲话的，先生。”邓蒂斯微笑着说。

“他跟你说了些什么？”

“问我关于船的事——什么时候开到马赛去，从哪儿来，以及装些什么货。我明白，船上如果没有装货，而我又是船主的话，他会把它买下来的。但我告诉他，我只是大副，船是属于摩莱尔父子公司的。‘哦，哦！’他说，‘我知道他们！摩莱尔这一族人世代代都是当船主的。我镇守瓦朗斯的时候，我那一联队里面也有一个姓摩莱尔的人。’”

“一点没错！”船主非常兴奋地喊道。“那是我的叔叔波立卡·摩莱尔，他后来做到上尉。邓蒂斯，你一定得告诉我的叔叔，说圣上还记得他，那个老军人会感动得掉眼泪的。好了，好了！”他慈爱地拍拍爱德蒙的肩膀继续说，“你做得非常对，邓蒂斯，是应该执行黎克勒船长的命令在爱尔巴靠一靠岸——但要是被人知道你曾带给元帅一包东西，并和圣上讲过话，那你就要受连累了。”

“这怎么能连累我呢，先生？”邓蒂斯问。“带的是什么东西我根本都不知道，而圣上所问的，又是一般陌生人所问的那些普通问题。哦，对不起，海关关员和卫生署的检查员来了！”于是那青年人就向舷门那儿迎过去。

他一离开，邓格拉司就挨过来说：“哦，看来他已向你说出充分的理由解释他在费拉约港靠岸的原因了吧？”

“是的，我亲爱的邓格拉司，理由非常充足。”

“哦，那就更好，”押运员说，“看到一个同事不能尽责，总是很难受的。”

“邓蒂斯是尽忠职守的，”船主回答，“不必多说了，这次耽搁是黎克勒船长吩咐的。”

“说到黎克勒船长，邓蒂斯不是有一封他的信转给你吗？”

“给我？没有呀。是有一封吗？”

“我相信除了那包东西以外，黎克勒船长还另有一封信托他转交的。”

“你说哪一包东西，邓格拉司？”

“噢，就是邓蒂斯在费拉约港留下的那包。”

“你怎么知道他曾在费拉约港留了一包东西呢？”

邓格拉司的脸顿时涨得通红。“我经过船长室门口，那扇门是半开着的，我看见他把那包东西和信交给邓蒂斯的。”

“他没有跟我谈到这件事，”船主回答，“但如果真有信，他会交给我的。”

邓格拉司沉思了一会儿。“那么，摩莱尔先生，我求你，”他说，“请不必向邓蒂斯提起，这件事，或许是我弄错了。”

这时，那青年人回来了，邓格拉司就乘机退走。

“喂，我亲爱的邓蒂斯，你现在没事了吗？”船主问。

“是的，先生。”

“你没有去多久呀。”

“是的。我拿了一份我们的进港证给关员，其余的证件，我已交给领港，他们已派人和他同去了。”

“那么你在这儿还有事情吗？”

邓蒂斯向四周看了一眼。

“没有了，现在一切都妥了。”

“那么你能和我一起吃饭吗？”

“我请你原谅，摩莱尔先生。你的盛情我很感激，但我

该先去看看我爹。”

“哦，邓蒂斯，很对。我早知道你是一个好儿子。”

“哦，”邓蒂斯吞吞吐吐地问，“你知道我爹的近况吗？”

“我相信很好，我亲爱的爱德蒙，不过我最近也没有见到过他。”

“是的，他总喜欢把自己关在他的小房间里。”

“但那至少证明，当你不在的时候，他的景况还过得去。”

邓蒂斯微笑了一下。“我爹是很骄傲的，先生，即使他吃不上饭，我想他除了上帝以外，也不会向谁去要些什么东西。”

“好吧，那么，先去看你的令尊吧，我们等着你。”

“我还得请你原谅，摩莱尔先生，——因为看过我爹以后，我还有一个地方要去一下。”

“真的，邓蒂斯，我差点忘了在迦太兰人家里，还有一个像你令尊一样焦急地期待着你的人呢，——那可爱的美茜蒂丝。”

邓蒂斯的脸红了。

“哈哈！”船主说，“这并不奇怪，因为她到我这儿来了三次，打听埃及王号有什么消息没有。嘻嘻！爱德蒙，你有了一位非常漂亮的情妇啦！”

“她不是我的情妇，”青年水手严肃地回答，“她是我的未婚妻。”

“有时两者是一回事。”摩莱尔微笑着说。

“我们可不是，先生。”邓蒂斯回答。

“得了，得了，我亲爱的爱德蒙，”船主又说，“我不影响你了。你把我的事办得很好，我应该让你有充分的时间去自在一下。你要用钱吗？”



“不，先生，我的工钱还都在这儿，——差不多有三个月的薪水呢。”

“你真是一个懂事的小伙子，爱德蒙。”

“我还有一位可怜的老爹呢，先生。”

“不错，不错，我知道你是一个好儿子。去吧，看看你的令尊去吧。我也有个儿子，要是他在航海三个月后回来的时候，还有人阻扰他，我就要大发脾气了。”

“那么我可以走了吗，先生？”

“走吧，假如你没有什么事情再跟我说的话。”

“没有了。”

“黎克勒船长在临终以前，没有托你交一封信给我吗？”

“他那时已经不能写字了，先生。但那倒使我想起了一件事，我还得向你请两星期的假。”

“要结婚？”

“是的，第一是结婚，然后还得去巴黎一趟。”

“好，好。邓蒂斯，就让你离开两个星期吧。船上卸货就得花六个星期，卸完货以后，总还得过三个月才能再出海，只要在三个月以内回来就得了，因为埃及王号——”船主拍拍青年水手的背，又说，“没有船长是不能出海的呀。”

“没有船长！”邓蒂斯眼睛里闪耀着兴奋的光芒叫道，“你说什么呀，你挖到我心底最秘密的希望啦。你真的要让我当埃及王号的船长吗？”

“我亲爱的邓蒂斯，假如我是独资老板，我现在就可任命你，把事情定下来，但你知道，意大利有一句俗话，——谁有了一个合伙人，也就是有了一个主人。但这件事至少已做到一半了，因为在两票之中，你已经得到一票。我会尽力把另外那一票也给你拿过来的。”